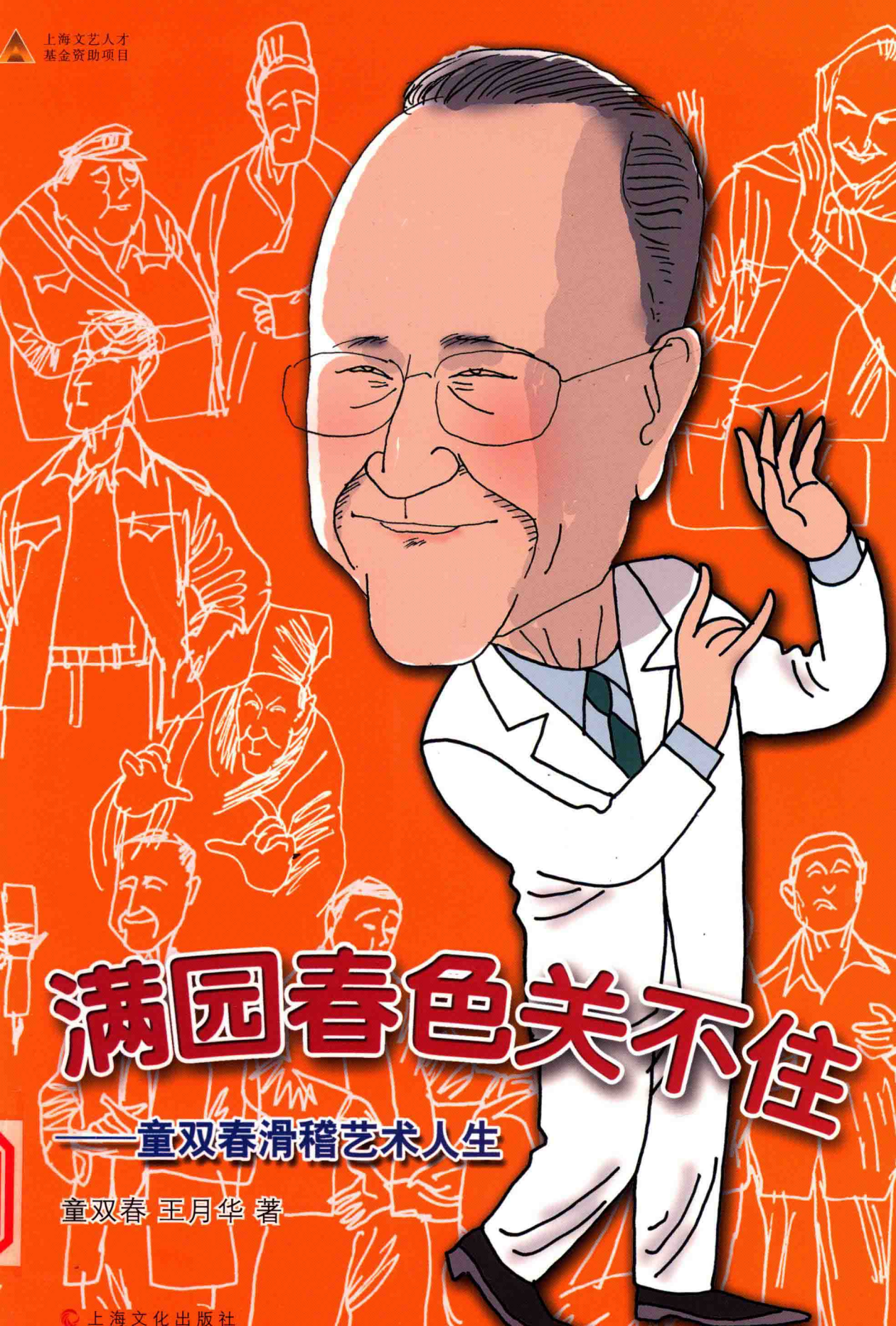




上海文艺人才
基金资助项目

满园春色关不住

——童双春滑稽艺术人生

童双春 王月华 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

满园春色关不住

——童双春滑稽艺术人生

童双春 王月华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满园春色关不住——童双春滑稽艺术人生/童双春,

王月华著.——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 2015.5

ISBN 978-7-5535-0379-0

I. ①满… II. ①童…②王… III. ①童双春—传记 IV. ①K825.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78578号

出版人 王 刚
责任编辑 张 琦
封面设计 天 呈
美术编辑 汤 靖
责任监制 陈 平 刘 学
版面设计 上海云何广告有限公司

书 名 满园春色关不住——童双春滑稽艺术人生
作 者 童双春 王月华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化出版社
地 址 上海市绍兴路7号
邮 编 200020
网 址 www.cshwh.com
印 刷 上海天地海设计印刷有限公司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9.25
版 次 2015年5月第1版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
国际书号 ISBN 978-7-5535-0379-0/K.040
定 价 30.00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64366274



童双春



姚慕双、周柏春两位老师



师生合影



李青与童双春



王汝刚、严顺开与童双春



童双春结婚照



童双春与女儿



童双春与女儿、外孙

目录

献给童双春·····	1
童老师的两个春天·····	4
“多快好省”童双春·····	6
童双春老师印象记·····	8
第一章 从艺六十 封箱蛇年·····	11
第二章 坎坷少年 爱上滑稽·····	16
第三章 不负师恩 小荷露尖·····	21
第四章 青春多彩 挚情深诚·····	30
第五章 灾难降临 十年蹉跎·····	41
第六章 重建剧团 再登舞台·····	44
第七章 瘦胖拍档 呈现辉煌·····	55
第八章 深入生活 佳作频现·····	63
第九章 “说学做唱” 继承创新 ·····	75
第十章 赴香港、美国演滑稽·····	85
第十一章 梦牵魂绕 老骥新曲·····	105
第十二章 学馆育人 桃李争艳·····	116
第十三章 晚年欢笑 心存愿望·····	119
第十四章 绵绵不尽 思念亲人·····	129
后记·····	139

献给童双春

秦绿枝

上海的滑稽界前赴后继，究竟出了多少名家我当然可以说出一长串的名字。其中由于工作关系而结识，来往多了又可以称得上是朋友关系的，说多不多说少也不会少，比如杨华生、张樵侬、小刘春山等；还有就是代表另一派系的姚慕双、周柏春兄弟。晚年的姚慕双与我还是“病友”，我们都在徐汇区中心医院就医，住院经常是隔壁邻居。退休后的周柏春有时会在马路上与我不期而遇，总不会打个招呼就走，起码要站住了谈上好一会儿。他还到新民晚报社来找过我，有稿子要登，我也是决不“打回票”的。有一次杨华生约我们到一个新开的足浴店去洗脚，其中就有周柏春夫妇。大家躺在座椅上，我听周柏春跟他夫人在谈买墓地的事，我忍不住插了一句嘴：“急点啥，你们老夫妻有得活呢！”周夫人听了大喜，马上说：“秦老师，依依格金口！”我知道周柏春患有严重的糖尿病，眼睛也看不清什么了。但我还是要鼓励他，人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活下去，活一天开心一天。死了死了，死了什么事都不知道了，随别人怎么安排吧，自己其实用不着考虑什么的。

姚、周二位在他们所属的艺术剧团与另一位名家袁一灵被称为“三座大山”，此外还有“四座小山”，即他们的学生，也称得上是滑稽界头挑人物的童双春、吴双艺、王双庆和翁双杰。姚、周有好多双字辈的学生，但以这四位最出名，他们也一直跟随在师傅的身边。其中，吴双艺是最早认识的，他好像也拜过杨华生，早先我们倒是常常见面，现在已好久不碰头了。翁双杰早些年也是“病友”，同住一个病房，有时候在休息室碰到了，我拿他开玩笑，说：“依哪能嘎年轻，头发一根白的也没有。”他马上说：“依算触我霉头，是染的呀！”他后来不知怎么会得了“老年痴呆症”，住在病房里，一天到晚板着脸，不言不语。他的女儿陪着他，不断地为他按摩肩部和手臂。我去看他，他女儿说：“爸爸，有人来看你了。”他还是神情木然，没有反应。不久就听说他去世了。

认识最晚的王双庆。其实我早已知道他，他也知道我。这话说来大概是2011年，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刘修明先生曾经与王双庆在“徐中心”同住过一间病房，后来刘修明打电话给我，说：王双庆想和你交个朋友，阿愿意？我当然愿意。后来王

双庆就在离他家不远的淮海路光明邨请吃饭，有刘修明等在座。我与王双庆可谓一见如故，大家一句客套话也没有，想什么就说什么。当年的11月，我又住院疗养了，王双庆还来看过我。他也享受干部医疗保健，却不愿意按期做检查，说什么：“查点啥，我啥毛病查倒查出毛病来了！”我很佩服他的自信与乐观精神。但此后就好像听不到他的声息了。我有时打电话到他家里去，回答也比较模糊，没有确切的回答。直到2013年8月份，我因中暑而住院，不久听说王双庆也住进来了，这才知道他的病情比较严重。我去看他，只见他躺在病床上，好像虚弱得很，连吃饭都要别人喂，夫人、女儿、儿子轮流守候在他的床边，他是深度近视眼，眼镜拿掉了，也不知道他看没有看见我，但脸上总挂着微笑。我出院时同他夫人打了招呼，祝愿老王早日康复。这当然是我的美好愿望。愿望和希望是人生的精神支柱，即使在最困难最艰险的情况下，也不要失掉愿望和希望！

于是要说到童双春先生了，童双春是本书的主角，我要让他最后一个出场，以显示其不同一般之处。童双春在双字辈中，排行第几？是老大还是老二？我弄不清楚，但是有一点是绝对不用怀疑的，就是他人生得最漂亮，眉清目秀，还有一点书卷气。有时候我看他演滑稽戏，甚至有这样的想法：这副面孔演滑稽戏可惜了，可以演沪剧，演话剧，甚至可以演越剧小生。演滑稽戏总要有个“怪腔”可以占不少便宜。比他长一辈的小刘春山年轻时也漂亮，一副大少爷的派头。但他有一样，唱得好，唱沪剧《碧落黄泉》其味道可超过原创者王盘声。童双春也唱得不错，拿手戏是什么，不清楚。有一点是记得很清楚的，“文革”以前他们排的戏，童双春总是演年轻的、进步的角色：团支部书记啊，社会主义青年突击队长啊，等等。他总是代表进步力量的一方面，可见当时的导演在安排角色时也是有所选择的。

童双春的独脚戏我也看过不少，看得出他在这方面下过苦功，效果也不错。恕我直言，但比起他们两位老师来，在火候上还差一些。姚、周一上台，单是那副样子，哪怕一句口也不开，已经先声夺人，台下就轰动起来了。好在童双春有个好搭档——李青，黑黑的，胖胖的，与童双春一对衬，就形成一股号召力。童双春的唱颇见功夫，口齿清晰，字字入耳，我虽然听得不多，印象却是深刻的。

这次拜读了童双春写的回忆录，才知道他也经历过人生跌宕起伏之境，饱尝过酸甜苦辣的人生况味。也正因为有了这些经历，到了台上，便显得有了分量，有了内涵，出言吐语，不像初出茅庐的小青年那么单薄相了。滑稽是南方曲艺的“大户”，看滑稽其实是看演员，什么戏是什么人演的，大有讲究。同样一只段子，到了有经验的老演员的嘴里，味道就经得起咀嚼，经得起品评。我想，童双春先生演了这么多年的戏，

对此应该更有不同于一般人的体会。

我和童双春先生可以说是认识而不熟，但有时见了面，总要打个招呼，笑笑，彼此心照不宣。我则另有一番心思，看他从年纪轻轻蛮漂亮的一个小伙子，如今竟也白发盈颠，面孔竟然起了皱纹，免不了感叹岁月无情，这是任何人都无法违抗的自然规律。既然老了，就要服老，不要再想什么空头心思，还要怎样怎样了。老了，唯一的任务就是自己照顾好自己，自己尽可能活得开心一点。我常说老人需要自由，这个自由以不影响他人为原则，就像孔夫子说的：“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在条件允许的范围内，尽量生活得好一些，至少不要亏待了自己，委屈了自己。这也是我的老来养生秘诀，以此来献给童双春先生，不知以为然否？

（本文作者原名吴承惠，系《新民晚报》高级编辑）

童老师的两个春天

叶惠贤

早在主持《今夜星辰》时，曾出过一个谜语，谜面是“我两岁”，猜一位著名滑稽演员，谜底就是童双春。

童双春本名童永江，师从滑稽大师姚慕双、周柏春，姚、周的学生艺名中都含有一个“双”字。由于他外貌英俊，春风满面，起名为“双春”。不过我对“双春”的含义感悟不同，因为我亲眼目睹了童老师艺术人生的两个春天。

结识童老师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我还在新疆建设兵团文工团说相声。趁回沪照顾老人之际，应说唱大师黄永生之约，临时在上海广播电视艺术团和于振环老师搭档。曲艺队每轮新节目上演，总要邀请滑稽界同行出出点子。其中最热情、最积极的便是童老师。可他是出了名的好好先生，看完节目总是满脸堆笑，拇指一跷：“灵额、灵额！”我好几次听见他凑到黄永生耳边说：“叠个小叶蛮灵额，想办法捺伊调过来。”至今我心存感激。

当时，“十年浩劫”刚过，笑的艺术重获新生。童老师重任在肩，负责重建上海滑稽剧团，还担任了副团长。创作剧本、塑造角色、排演独脚戏，憋了十多年了恨不得一天能工作二十几个小时。由于他长相端正，所以历来在滑稽戏中扮演正派小生。众所周知，如何有血有肉地塑造滑稽戏正面人物是滑稽表演的难题，他总是绞尽脑汁地摸索正面人物的喜剧元素。从人物性格中挖掘笑料，从剧情发展中制造笑料，从不挤眉弄眼博取廉价的笑声，既保证“噱头”也不至于“出格”。如《满园春色》中的龙书记、《出色的答案》中的科技人员曾晓勇、《性命交关》中的主治医生常春来、《GPT不正常》中的新闻记者周忠发、《路灯下的宝贝》中的待业青年蒋大毛，无不入木三分，令观众过目不忘。应该说，童老师在探索滑稽戏塑造正面人物方面作出了艰辛的努力并有着建树贡献，我想这正是童老师在艺术创作上真正意义的第一个春天。

九十年代，童老师退休了，却更忙了。居然敢挑大梁办起了民间剧团，而且每年一部大戏，《步步高》、《男保姆》、《满园春色关不住》、《老家福》、《不要心太软》从创作排练到销售出票都是身体力行，个中艰苦可想而知。童老师为人谦和，人缘极好，有请必到，从不端架摆谱，家庭事业两不误，用现在的时髦话说，是一个

地地道道的“暖男”。我所策划的《笑的晚会》、《精彩老朋友》节目也经常请他光顾。记得有一次他和李青表演独脚戏《投军别窑》，俩人的年龄加在一起已经超过150岁了，我对他说其中的“十八拍”难度太高了就不一定要演了，话没说完他已经拍开了，吓得我连忙扶住，急得眼泪都快流出来了。可他却笑着说：“放心吧，叶帅！”他总喜欢叫我“叶帅”，问他为何那么叫，他说：“第一，你是帅才不是将才；第二，在说相声里长得说得你最帅！”幸亏我有自知之明，否则真是被捧晕了。拍《双字辈特辑》时，接口令需要有人领，又是他自告奋勇。进棚的时候似乎还是驼着背，镜头前却是腰背笔直，嗓音洪亮，那才是真的“帅”。就在79岁高龄时，童老师还在双字辈封箱之作贺岁滑稽戏《囧人黄小毛》中扮演了老年黄小毛，依然精神矍铄，唱演俱佳，一段近十分钟的独白一气呵成，让人惊叹不已。童老师迎来了他艺术的第二个春天。

欣闻童老师耄耋之年，躬身笔耕，汲取其艺术生涯中的经历、心得体会著书出版，可敬可贺。可见滑稽艺术不仅是童老师的事业，更是他的全部，融入了他的生命之中。但愿童老师的艺术人生永远是春天。

（本文作者系资深电视人）

“多快好省”童双春

葛明铭

童双春，滑稽表演艺术家，貌俊俏，常带笑。待人接物，热情恭谦，言谈举止，温文儒雅。从艺六十又五，滑稽戏、独脚戏、说唱样样俱精。品其艺，观其人，察其脾性，四字以蔽之：多快好省。

童双春之“多”，多在才，多在艺，多在作品。双春虽非职业编剧出身，却承继滑稽艺人自编自演之传统，乐于笔耕，勤于创作。其作品数量之多，质量之优，为滑稽界之佼佼者。我在电台编辑《说说唱唱》节目时，每周编排曲目，选用其他滑稽演员节目，常有捉襟见肘之感，选用童双春、李青的独脚戏则篇目丰富，绰绰有余！双春的滑稽作品看得开心，留得下来，传得开去。滑稽戏《满园春色》中饭店龙书记，《性命交关》中的“靠边”外科医生常春来，《GPT不正常》中的新闻记者周忠发，《路灯下的宝贝》中的待业青年蒋大毛，《出色的答案》中的科研人员曾晓勇等等，双春演得性格迥异，个个出色！其独脚戏《啊，母亲》、《唱山歌》、《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滑稽投军别窑》等等，说学做唱，四门俱精！一播再播，百听不厌。

童双春之“快”，快在其语，快在其人，快在其心。双春平时说话语速极快，足见其思维之敏捷，思想之活跃，生命之活力。讨论脚本，发表观感，帮助同仁，提携后进，如竹筒倒豆，一吐为快，绝无藏着掖着，说者快人快语，闻者心服口服。双春台上表演也语速极快，但快而不乱，字字玑珠落盘，句句流水潺潺，观众（听众）欣赏时绝无穷迫慢赶、劳神费力之窘迫。双春的独脚戏常用一绝招，曰十八拍，手足相击，状如打莲湘，口快唱、足疾蹈、手急拍，疾风暴雨，让人眼花缭乱，视觉听觉双重冲击，观之令人大呼快哉快哉。双春以快取胜，以快出噱，滑稽界无出其右。

童双春之“好”，好在为人，好在待人，好在助人。80年代初，我考入电台，担任曲艺节目编辑，初出茅庐一小编辑耳，游走于各院团，采编组稿。每至滑稽剧团，时任副团长的童双春，必笑容可掬，热情相待，让座敬茶，礼节备至，商谈工作，积极认真，请其帮忙，绝无推脱敷衍为难梗阻之举。因关系融洽，精诚合作，我在大众剧场举办了十余场星期戏曲广播会上海滑稽剧团专场，阵容强大，节目优秀，场场爆满。那时双春住九江路，某日，我到其寓所商谈节目录音事宜，谈兴正浓，双春离席，

说片刻即回。半小时后，人未进门，香味已到，双春竟端着满满一钢精锅生煎馒头，说：“大壶春的，排队老长，不好意思，让依久等，请点点饥。”时光荏苒，三十年后，似觉生煎余香犹在。

童双春之“省”，佳话颇多，有口皆碑。其生活朴素，度用节俭，衣不锦绣，食不精糜，但凡客人上门，无论高低贵贱，或“大壶春”外卖生煎招待，或灶头间烹饪家宴共餐。外出演出，四五站路，步行前往，权作锻炼，倘有同事搭档，双春必叫差头，抢先埋单。遇单位同事、邻里亲友，急难变故，双春必慷慨相助。双春之省，克勤克俭，反躬自敛，省了自己，帮了别人。

如今耄耋童双春，童颜鹤发，精神矍铄，虽已“封箱”，热心不已，关注滑稽曲艺，积六十五年艺术生涯之经验，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之身份，教授后生，诲人不倦，社会公益，勉力践行。

童双春的“多快好省”于滑稽艺术带来诸多精品，诸多欢笑，于社会他人带来诸多益处，诸多帮助，我也祝他“多快好省”：多寿康健、快乐遐意、好人平安、省心无忧。

（本文作者系上海市第六届曲艺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广播电视台高级编辑）

童双春老师印象记

蒋慧明

小时候，每年暑假，父母都会带我们回上海探亲，虽然只是借住在亲戚家的亭子间，但无疑那是一年中最为盼望和欢乐的几天。儿时的上海印象多半都是南京路的繁华，城隍庙的热闹，还有便是蛋筒冰淇淋、五香蚕豆、奶油话梅、大大泡泡糖等各种各样好吃的零食；而父母的脸上则带着笑意，成天用上海话滔滔不绝地“讲闲话”。

上海，是我的父母出生成长的地方，但一别半个多世纪，如今，“乡音无改鬓毛衰”，他们与这座城市的联系，只剩下脱口而出的上海话，以及电视里百看不厌的独脚戏、上海说唱、苏州评弹以及沪剧、越剧了。所以，当有人问起我何以会对这些地方戏曲曲艺形式如此钟爱，答案自然是来自父母的影响。也因此，每回在现场看这些演出时，总想着若是爸妈也在旁边该多开心啊！

与童双春老师初次见面，是应王其康院长之邀参加“纪念姚慕双周柏春滑稽艺术研讨会”。那天，沪上文化界人士济济一堂，座中皆为久仰大名的诸多前辈，童老师就端坐对面。忍不住拍照片发短信传给爸妈，好让他们也第一时间感受到我的兴奋与激动。

研讨会后不久，收到了童老师和周伟儿老师的稿件。我把稿子录成电子版转给了熟识的《曲艺》杂志编辑。文章发表后不久，又收到童老师的来信。由于我的失误加上后期编校的原因，文中出现了两处别字，但童老师在信中却首先自责可能是手稿的字迹潦草，反倒令我羞愧难当。反复拜读童老师这篇回忆姚、周的文章，朴实深情的文字中，处处流露出对恩师的缅怀，对艺术的执著，和对继承与创新关系的独到见解，心中更添敬慕。

此后又有数次见面的机会，与童老师相谈甚欢。聊起南北曲艺交流的情况，几十年前的往事，童老师仍记忆犹新，为我的研究提供了许多难得的第一手素材；而提及当前上海独脚戏和滑稽戏的现状，更让我深切地感受到，作为承前启后的一代名家，童老师发自内心的忧虑与遗憾，令人动容。

童老师的艺术成就早有公论，自然无需我多言。印象最深的，是他的谦逊低调，处处与人为善。去年，在上海曲协录制老艺术家口述史，访谈结束后一起去吃午饭。

过马路时等红灯，一骑车的中年男子认出了童老师，主动停下来问好，显然是一位喜爱滑稽艺术的热心观众。童老师热情地与之交谈，亲切随和，一如邻家老伯，丝毫没有半点所谓名人的架子。寒暄之后，童老师一直目送人家骑车远去，这才颤颤巍巍地走过斑马线。此情此景，与时下那些动辄前呼后拥不可一世的明星大腕的做派，反差何其之大。

还有一件小事。聚会席间，童老师执意要将自己面前的那份生煎馒头留给我，只因聊天时，我曾无意中提到怀孕时就想吃正宗的上海生煎，但在北京却遍寻不着。本是一句闲聊，谁承想童老师却认了真，老人家的细心体贴，每每念及，总是感动不已。

因为职业的缘故，我能有机会与自己敬仰的艺术家结识，何其幸也。更何况，童双春老师也是我父母十分喜爱的艺术家呀。作为晚辈，惟愿能够从中汲取更多为人为艺的养分；而作为上海人的后代，也愿借童老师的艺术给年事已高的父母送去更多慰藉。

最后，衷心祝愿童老师健康长寿，笑口常开！

（本文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研究所副研究员）